

復興叢書

商務印書館印行

法
國
文
學

袁昌英著

復 興 叢 書

王 雲 五 主 編

袁 昌 英 著

法 國 文 學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重慶再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上海初版

復興叢書
法 國 文 學 一 冊

定價國幣肆元貳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33604滙報紙)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 者 袁 昌 英

主 編 者 王 雲 五

重慶白象街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地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序

美國候選總統威爾基先生去年周遊東方各國。歸國之後，他寫了天下一家。在這書裏，他述及在埃及會到許多巴夏時，曾以一個著作家，一個繪畫家，一個發明家，是否能做巴夏向那些漂亮的貴族人物發問。他們回答的是：自從某一個國王以來，埃及就沒有有人寫書，沒有人繪畫，沒有人發明什麼東西。這就是說：埃及數千年以來，沒有人做這些事。這也就是說：幾千年以來，埃及的文化，完全停頓了！一個民族的精神生活完全停頓了，那還有不做亡國奴的嗎？

我這半年之中，聚精匯神寫成了這部法國文學，若是真正苦極了，因為在這種物質條件如此不行之時，要專心著述，委實是件不容易之事。可是我的大安慰是：我是中華民族的女兒，我要盡我所能寫書，因為中國不是埃及，中國人是永遠永遠不能做奴隸的，所以我要在這中華民族精神生活的大火炬大光明中，貢獻一支小小火把！

我的小說現在完成了。這次，朱光潛先生葉孟安先生，將身邊所有法文書籍，借用許久；蘇雪林先生替我校閱全部原稿；凌叔華先生替我寫美麗的封面；揚端六先生替我抄錄一部分稿子。這許多幫忙，均是我所異常感激的；特此表示十二分謝忱！

著者識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三日

目錄

序

第一章

概論

第二章

詩歌

第三章

戲劇

第四章

小說與散文

法國文學

第一章 概論

中世紀

在綿綿互互的時間裏，法蘭西民族是棵珍美的碩木。它秉着優異的天質，領受着氣候的和育與沃土的培養，在人類的文化史上，繼續不斷地開結了千有餘年輝煌奪目的花果。除在哲學科學藝術以及政治思想上的偉大成就外，它對於人類最壯觀最持久的貢獻，就是文學。古羅馬人說：我們是世界的征服者，不世出的大藝術家，那雕蟲末技，誰屑於？唔！希臘人，算什麼？祇是些逗引人家痛快一時的藝人而已！意思是說：希臘人祇能以文學藝術哲學那一類的玩意兒，取悅於人世；而羅馬則創造了赫赫皇皇的巨大帝國，炫耀於地球上的一大片土域，時間的一大長段。可是我們雖然不能輕視羅馬留在人類記憶中的巨大印象，然而二千餘年以來，我們所津津玩味，而深深引動人類思潮者，還不是古希臘的文化奇蹟嗎？赫赫皇皇的羅馬武功。而今安在哉？

在暴力猖狂，生靈苦絕，殘忍陰暗的目前，法蘭西這棵珍異的碩木，一時受盡委屈，憔悴枯稿，固無花果之可言。可是來春雨霽，未來的新生命，更必異樣光華！即或暫置其未來不問，它以往的文化鮮花，精神碩葉，已足相當於古希臘而有餘裕，儘夠人類永遠的觀摩！

法國民族的起源及其民族性——法國文化發端於中世紀。大約在耶穌紀元一千年左右，法國民族混合結構的程序，大部分已經完成。在相當於現代法國版圖內，那時已經散居三種主要的民族。一是克勒蒂克或高盧族（甲₁）。一是羅馬人種（甲₂）。一是法蘭克族（甲₃）。這三種民族，因為有先後佔有土地或被征服的緣故，到這時已能聚處相安，而漸漸組成爲一個新的單純的法蘭西民族。他們在法蘭西國王的勢力一步一步擴張的形勢之下，大都已是順民。

希臘地理學家斯達拉波（甲₄），及羅馬大帝凱撒（甲₅），對於古代高盧民族性的描寫，頗能使我们瞭解法國民族性的一部分。那種高盧人是種勇而無謀，暴躁有餘而毅力不足的民族；對於一事，常常於決斷，却難於持久；可是愛好新奇，而務實際；既好管閒事，且喜抱不平之鳴；注重裝飾，又好鋪揚；然而善辭令，而美談吐。這種原始的高盧民族性，在整個法國民族性中，當然還是占重要部分。但是後來經過羅馬人種與法蘭克族兩重的衝激與調和之後，一種嶄新的法蘭西民族性，就出現了。在這卓絕優異的新民族性，究竟某部分是高盧性，某部分是羅馬種性，某部分是法蘭克種性，那就不容易分辨出來了。

這新法蘭西民族的性格，與其說是感情劇烈，還不如說是感覺犀利，更不如說是智慧特具

鋒芒。所以，法國人容易極度的熱烈，却常常能一往情深。他們不富於夢想，不厚於詩情，對於藝術的情緒亦不甚濃厚。可是他們最喜愛抽象的玄想與思路的整齊明確。因此，他們在純粹科學上的成就極大，而在文藝方面，則更適宜於建築，雕刻，繪畫，戲劇，小說，散文等創造，而於詩詞，音樂，不甚見長。他們對於一切邏輯，智巧，建設的綜合問題，發生特別興趣，而於神祕，形而上學的問題，却不耐煩深入。就是在宗教的信仰，或思想的險峻方面，亦還不失其講實際與實事求是的精神。

伸而言之，法國民族性，與其說是富於精神或道德生活，還不如說是富於理性的探討。他們對於真理的觀念，較諸仁善觀念，更能深切體會。你要他們崇信公理，比較容易，要他們輕信仁善的動機，則頗不易做到。在政治方面，他們雖然不一定常常要求行動自由，言論自由，則是天經地義，一點不能假借。為得表示精神獨立起見，對於為政者，總不免常懷諷刺嘲笑的態度。可是他們最注重和諧與統一。惟其如此，他們不易瞭解精神生活的寬容，而在風尚時俗意見上，則又如羊之合羣一般，一點不加思索。甚且為得使人人同我，我亦似人起見，常不免採起專制的態度。然而這是個美談吐，善辨論，而好交際的可愛民族。虛榮心調劑了盲從的嗜好，求悅心減輕了武斷的鋒芒。

總之，在遜色方面，法國一班人的性格裏，不免留存着一些所謂高盧種性：即是卑鄙的嫉妒心，與那思慮不周密的放肆行為；同時對於人生的高尚旨趣。不大瞭解的毛病。可是說得動

聽一點：這種毛病，亦可謂是一種道地的布爾喬亞的精神；除了物質的利益以外，什麼也不在乎似的。要說他們是感覺敏銳，無甯說是惟樂是求，而求樂又反不及求利之甚。在其輕浮方面，法國人總不免帶一點追逐浮華的傾向，虛榮心重得緊，行動却也漂亮得非常。對於任何事體，都祇剽取得一點膚淺的意見，既不滋補，又不醉人。可是在其美妙方面，法國人有一種無可形容的智能，一種對於任何不易辨別的關係均能吐露得恰到好處的本領。這種吐露，使你驚異，使你愉快，有時竟使你絕倒。在它那絕對正確上面。這種吐露起先使你嘗到意旨的所在，而後由意旨，又使你反悟到這種說法實在是新穎而雋永。在其高超而嚴肅方面，法國人有一種微妙健捷的分析智能，和那尖利嚴謹的邏輯精神。這種智能與精神，使他們能用一種簡單明瞭的方式，將真實的重要成分，即刻表達出來，並且能使他們追隨一種抽象理論，至於無窮，而永不至於糾纏紛亂而脫節。這就是法國人富於心理創造與數理結構的偉大天才的所在。

民族性及地域性對於文學的關係——乘着這種性格與天才的法蘭西民族，在中世紀的開端，就很安定地雜居在相當於現代法國版圖的地域上。這時的社會組織，是封建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人民起先分成兩大類，就是貴族與農奴。貴族原來祇是些猛獸兇暴的戰士，後來漸漸柔化，而創造出一種以光榮信義為最高人格標準的理想。這種武士理想，雖不一定是道德的，却也不愧為一種人生理想。並且有它特殊的文學表現出來了。農奴的生活是困苦的，而他們的娛樂，亦如生活一樣，是十分粗野的。但是在這不可以數目計的農奴之上，漸漸的而且很

早的。在繁華城市的街道上，就出現一種中產階級，通常名爲布爾喬亞。農奴自己不能寫作，也沒有人替他們寫作。在當時擁有相當勢力的教士階級，專讀拉丁文，而以拉丁文爲表現的工具，故在文學上不發生多少影響。所以總歸說起來，在法國文學的大交響曲中，有兩種洪亮的聲調，交流并織，和鳴合奏。這就是武士文學，代表貴族的聲調；平民文學，代表布爾喬亞的音節。這種音質，獨奏的時候，固然明顯。就是和鳴的時候，亦非常清晰而易於分辨。

但是在法國文學的大交響曲中，除了這兩種洪亮的原因以外，還有各種色彩的地域音質。當然，地居險要的巴黎，很早就很自然的成爲全國第一繁華城。因爲它是商人學生官吏薈萃之區，當然就成爲布爾喬亞精神活動園地。法國的政治越統一，它的活動力就越擴大，寔假就成爲全國精神活動的大鬧場；文學的活動，就更不待言了。可是巴黎雖是薈萃之地，而各個作者生長所在地的特別音質，仍是很明顯地表現在其作品中。極北波卡底（甲6）的音節是齷齪而機警的。東北香彭（甲7）的是惡作劇的，柔和的，善談辯的。中部阿里安匿（甲8），是會發出馬蜂刺骨的尖笑。伯里（甲9）的簡單樸實而略笨重的語調，則更明顯。西北羅曼蒂（甲10），雖然非常實際，却不免過分穿鑿，然而言語與手腕，均一般適勁強悍。西部普窪渡（甲11）的人民，有見而必要，要而必得的堅毅，所以在文學上的聲調，是簡明的，順暢的，堅持的。中部渡爾思（甲12），則祇是溫柔微笑，如山泉的春波。最後東部的布爾于匿（甲13），乃是詩人演說家的國士，乃是嫵媚而強烈的幻想力發揚蹈厲的靈地。從這個可愛的美酒充盈的布爾于匿，曾經發出

最鏗鏘最響亮的文學音節，在這千餘年歷史中。

然後，跟着時期的演進，偏遠一點的省分，也漸漸參入法蘭西精神統一的生活，接受它的言語，把它們原有的天才，滲入而增加這精神活動的洪流。極西北的布洛旦（甲14），將它那曠野而夢幻的克蒂勒克民族性裏所有的憂鬱音節吹入這洪濤中。東南的阿汪（甲15）貢獻那執拗而好辯的成分。繁華的里昂城（甲16），雖是外面蒙着一層唯物主義的紛擾空氣，却有它那神祕而熱情的音調。倘有全部的南方，駁雜而繁富。這裏有羅馬人種，亞拉伯人種，摩洛哥人種，以及那最古的愛伯利克種（甲16），層層疊疊，埋伏在法蘭西民族裏面，亦各有各的駁雜而洪亮的奇響。極東南角的布洛汪斯（甲17），烈炎當空，大地戰慄，發出來的音節，不是嫵媚無以復加，則蹈厲無比。極西南角的加斯幹（甲18），湧沛着強盛的生活力，放出的音調是非常放逸而豪爽。夾住在這兩個可愛的省分之中，是暴躁強健的蘭克多克（甲19），魔力雖不如它的緊隣。發出的聲調，却是極其美妙的。

中世紀的時代精神與社會背景對於文學的影響——法國文學大交響曲中的兩種原音是如此，各個地域色彩的音質又是如此。可是發源這交響曲的時代又是如何呢？法國民族起源於中世紀，法國文學亦肇端於中世紀。這中世紀是個悲愁困苦時代，通常稱為黑暗時期。這時的法國和其餘各國一樣，人類精神似乎隱蔽在日蝕裏面，彷彿被世紀的痛苦殘忍愚暗迷信籠罩着，而不能見到一線曙光。那時的封建社會分做貴族，布爾喬亞，農奴三層。可是在精神生活

方面，三層階級的分別，可說是一點沒有。知道幾句拉丁，寫字看書，總算是稀有的現象；就是有這一點本領，也還帶幾分和尙或修道士的嫌疑。在巍峨的堡城裏，醜陋的街道上，或灰暗的村落裏，對於現實的世界或精神的宇宙，其見解均是一模一樣。在明星燦爛轉動不息的蒼穹裏，屈住着那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聖母，天使以及功果成熟的聖徒。脚下就是那可怖的黑暗，却永遠是火焰烈熾的地獄，而從地獄裏不息地跑出羣魔，來到人間，施展逼誘靈魂的手腕。位居世界的中心的是我們生存其上而求不動搖的地球。這地球是生命的戰場。曾經墮落，却已被贖罪的人類，在這戰場上，是有自由選擇善與惡的可能，可是永遠是羣魔誘惑的矢的；若是知道如何求助的話，上帝的恩惠，聖母與聖徒的保護，纔是支持他們的。這是一種悲慘的爭鬪。勝利者可以得到無窮無盡的永久快活。失敗者則是無邊的地獄永生。在這種人生觀裏面，人生最大的事件，就是對付罪惡，如何免除罪惡，如何懺悔罪惡。這種人生觀是天主教的教條。可是這種教義裏面的高深哲學與純潔道徳觀念，不是那種暗時期的愚暗兇暴的天性所能瞭解的。他們祇能捉住那外層的，物質的，實際的部分。他們喫齋，朝香，施化，參加十字軍，做彌撒。所有身體能夠忍受的，兩手能夠做到的，他們都去受，都去做。再加上一層靈虛觀念，他們就無法捉摸了。那由宗教引到內心均衡，定成性靈和諧的修養問題，他們就無法問津了。可是那宗教的皮毛，雖祇是皮毛，却在那時候發生很大很有福利的力量，如何能把那普遍的兇惡殘暴，加以制馭？不是宗教的力量，如何能散佈一點善良在那黑暗的人間？雖然這善

良仍祇限於行動方面，而尚未達於人心，却總聊勝於無吧！

那時的世界還是狹隘的，模稜的，傳說的。生活是苦悶的，無聊的，限定的，好像四周有一道高牆圍住着。在瘟疫蹂躪的省分，戰爭摧殘的地界，不管苦痛到了什麼深險的程度，人類性靈却是麻木的，蟄伏在自己的窩裏似的。宗教的解釋，雖然不能慰藉人們的痛苦，却能夠滿足好奇心，因為一切苦痛是上帝處罰人類罪惡必然的結果。不管那時的社會組織，對於一般人如何的不堪忍受，他們卻沒有夢想過別的式樣的組織。他們相信目前的世界，素來是這樣的，永遠也會如此的。那種組織所最摧殘的人們，並不知道如何努力去求改善。他們也夢想不到世界上還可以創造出更美善的社會組織。他們以為祇要能夠將那時的現狀達到最完善的程度時，那末，一切都無問題了。一種以為事物永不變易的笨重信仰，壓倒了思想，砍斷了希望的翅膀，使人類精神無法飛揚。是以對於現實痛苦的感覺，不特不引人激烈地要求改良，反而使人沈溺在愚暗昏迷的狀態中。中世紀的詩文之所以不如別代的那末媚人，那末深刻，那末味厚，就是因為這種信仰在作祟。別代詩文之所以可貴，在其時的人類對於自己的運命發生憂疑，在其對於巨大道德或精神問題發生苦痛的感想，在其對於幸福與德行的基本觀念發生疑問，在個人的企求與社會制度發生悲慘的爭鬪。中世紀的詩人，似乎發不出這些呼聲。那笨重的信仰，好像將詩源榨乾了。現代的進化論與歷史觀念，在那時是純無存在的可能。

可是中世紀，就是耶穌紀元一千年至一千三百年左右的時代，雖是物質物生活苦痛殘忍，

精神生活貧弱昏暗，倒是一個偉大的時期，一個非常肥沃的時期。它負荷了孕育了法國的未來。法國精神生活的簸動，雖然有待外來的刺激，然而若沒有這時期所儲蓄的力量，不特不能接受外來的刺激，也許自己還要受着摧毀。有着三百多年中世紀的準備，後來法國之所以爲法國，纔是可能咧。中世紀的偉大，在產生個偉大的原則。在那自由結約的封建制度之下，與個人保持了一種自由獨立的關係。由這種關係的演進，產生了一種新的情緒：就是以光榮信義爲至上的人格標準的情緒。這種光榮甚於性命的武士的情緒，就是社會組織基本維繫力。其他一個特點就是信仰，絕對的，完全的，無限的，一絲不懷疑的宗教信仰。這兩個爲人的原則，是那時一切高尚活動的原動力。這兩個大公無私，忠誠懇切的人生信條，總賦與意志無窮的力量，轉爲一個理想，去與自私情欲等魔力搏鬥。這兩個原則，在那時表現的方式，雖然極其粗魯而淺薄，可是事實上這兩個可貴的道德觀念，究竟已經存在，總是一件可慶幸的事。在那漆黑一團的中世紀的精神生活裏，間常這裏發見一點光彩，那裏一點尊嚴，東邊一段佳話，西邊一件動人的故事，都是這兩種理想人生標準的功勞。

中世紀的人類精神，雖然籠罩在一層黑霧中，却也不能說完全沒有美感。在那自由結約的封建制度之下，強而有力者的強悍個人主義，在道德方面，產生了那以光榮信義爲至上的人格標準，而在美術方面，則表現在那崢嶸嵯峨，堅定飛揚的城堡建築上面。佈滿在法蘭西大地上，占領每個險要的河頭，盤據每座峻險的山頂，都是那崖嵬嶮巖，城郭蜿蜒的堡壘。尤其令

人悚然起畏的是那高聳入雲，堅不可破的牢獄。這真是個人主義，獨立精神可怕的象徵，簡直是以自私爲法律的有意識有力量的表現。可是這美感更純潔的表現而形式又更虛靈敦厚者，還是那時的教堂建築物。「許多教堂，像一件華麗的白衣一樣，把世界打扮得多美呀！」這是一句歷代傳頌的佳話。然而事實却也真是如此。各種羅馬式的圓頂教堂，繼以各形各色哥德式的尖頂教堂，把美麗的法蘭西點綴得更加漂亮非凡，而同時將那絕對的，完全的，無限的，一點不懷疑的宗教信仰，用絕妙的具體形式，流露在上帝的跟前了。這當然也是中世紀審美觀念與創造能力的自然流露。可是那時代法蘭西民族愛美的精神生活，儘管如此活躍，在文學上却無特別可賞的表現。那時候當然亦有不少能夠讀希臘文及梭福克里的悲劇者，可是似乎沒有人能欣賞到其中形式與意境的美妙。這種欣賞以及由欣賞而發生的創造力，還待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來逗動咧！

十四世紀與十五世紀

一千三百二十八年，華盧窪族（甲²⁰）得登王位。這件事標明了中世紀的沒落，而引入一個新時代的曙光。十四世紀與十五世紀，形成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代之中的一個相當長久的過渡時期。在這約略二百年之中，所有中世紀的精神與社會機構，均慢慢地敗落，而成爲悲哀的遺蹟，同時却這裏那裏萌出那稀疏的瘦弱的蓓蕾，不久即將成爲那普天一新的文藝復興運動。時

間的翅膀，越是向前輾動，舊的組織與精神，越是解體；而新的光明，越是眩煥。十五世紀幕落的時候，黑暗可是偉大的中世紀，祇留幾片黑暗的影子，等着即被祈世界的光輝，驅散到天盡頭去。

在這二百年之中，封建制度的精神漸漸煥散。那兩個人生最高而最有力量的原則，武士的信義，宗教的信仰，一一乾枯，一一腐敗，好像這精神的原動力，爲善的方面，已經斷源，而爲惡的方面，則尚有餘威。這時候，一般貴族的行動，在個人方面，雖不無相當可讚美的優點，可是對於整個的國家利益，則不免害多於益。惟其如此，他們漸漸成爲國王與布爾喬亞的仇敵，成爲國家統一的障礙。他們的橫暴促成了國王與布爾喬亞的攜手。因此，法國民族發展的兩大階段，成爲不可避免的事實。布爾喬亞與國王的攜手，促成三百年帝王專制政體的實現。布爾喬亞與國王分手的大波動，就是那驚天動地的法國大革命。可是這都是後話。在這過渡時期的目前，英勇忠誠的羅蘭（甲21），再也產生不出；甚至蘭雪洛（甲22）那種神話式的武士，亦不易得。舊詞提高武士的理想與作風，一種誇耀鋪張而空洞的英雄主義，由此蛻變出來了。勇武並不是這英雄主義的目標。所謂爲國王服務，爲法蘭西盡職的口號，都無非祇是浮言動聽而已。一切行動的真正目的，却不出自私自利的圈子。

這空洞的英雄主義，與實際的人生，一點也不互相映照。這委實是一部表裏完全相反的傳奇。外面表演着一幕幕武士作風的德行，內部却任意奔馳着個人自私的橫暴。婉麗的談吐，華

美的衣冠，堂皇的宴會，豪放的揮霍，驍勇的冒險，光榮信義，寬洪大量，愛國忠君：這是外表，這是假面具。裏面却祇是虛榮，貪婪，滔天的慾火，裸體的自私，不知道德爲何物。戰爭祇是貴人爺們的謀利工具，而且是惟一的武器。因此，肉搏是那末猛烈，鬪姿是那末威風，而對於俘虜的贖金又是那末無限制的勒索，對於各地的搶劫那末不留一點餘地。從前封建制度的制裁力，現在完全鬆懈了。上既不能制止橫暴，下亦當然沒有責任心。大家祇知道如何漂亮的姿勢，體面的排場，去實踐自私的勾當。其實，這時候的武士就是強盜，除了言語態度以外，一點沒有什麼不同。這就是佛滑薩（*Franks*）的傳記裏面，所描寫的封建社會。這就是國王漸漸平民化，而諸侯如布爾干匿之輩，却在各省鋪揚出驕奢豪縱的外貌，而內心却卑鄙粗俗不堪言狀。這就是中世紀可寶貴的精神生活之一——武士理想——在這過渡時期腐化的情形。

第二個理想——宗教信仰——亦受着同樣的惡影響。當然，耶教本身在法國一直是非常有力量，就是在這過渡時期亦不見得失勢。可是教會本身和它特有的組織與人士，好像故意要欺騙而激怒它的信徒。教會內部無端分裂，而又引起種種糾紛。左一個教皇，右一個教皇，互相對立，互相傾軋，呈現諸多不名譽的現象。紅衣教主與地方教主，都是野心勃勃，慾情昌熾，生活既極度奢侈，而品行亦復不正。教會裏賣官鬻爵之風，非常熾烈。教主多半以宗教爲善自爲謀的武器。另一方面，則是些窮極無聊的和尙，沿街叫化，使人發生厭惡之心。這一切均使得人們對於教會原有的單純信仰與服從心，至此都不可能。可是同時熱烈的信仰情緒，因無從